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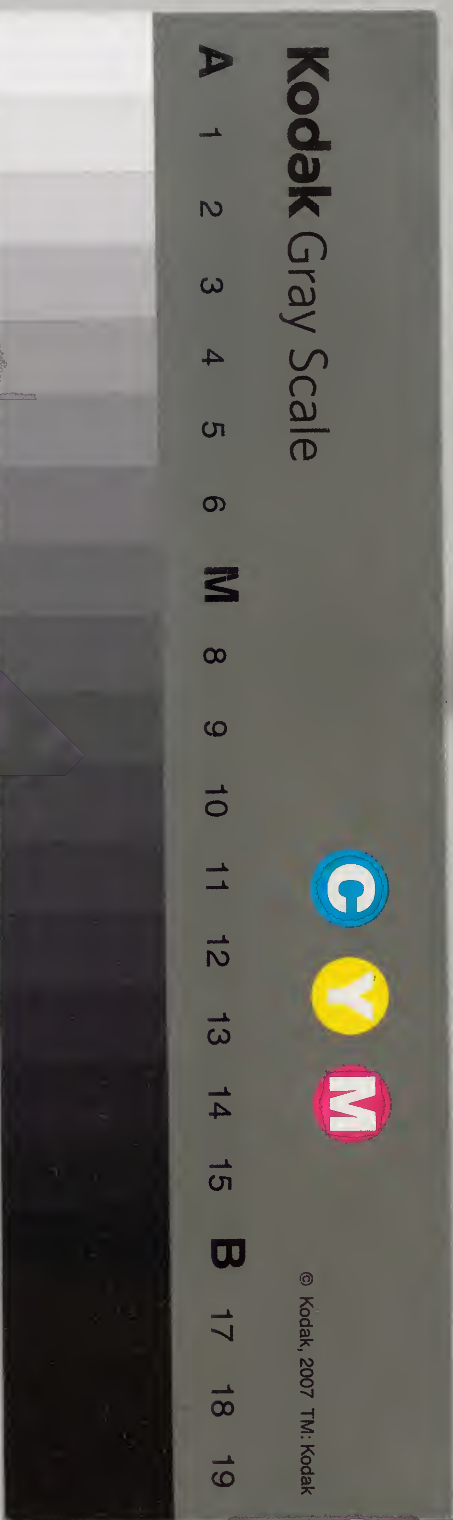
北齊書

五

太政官文庫			
漢	書	門	
一	一	一	
三	一	一	
六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1	
冊數	6(5)		
函號	280	61	



北齊書卷三十三

明治十二年購求

西川中鳳園
氏開國開帛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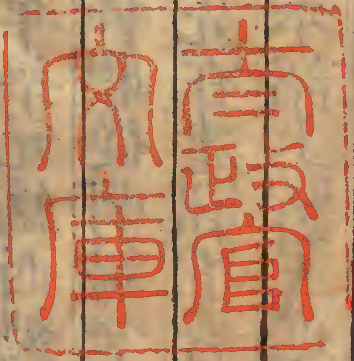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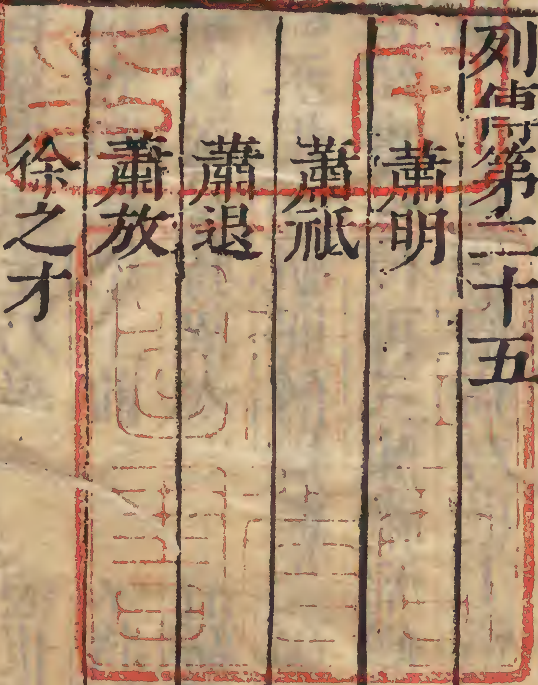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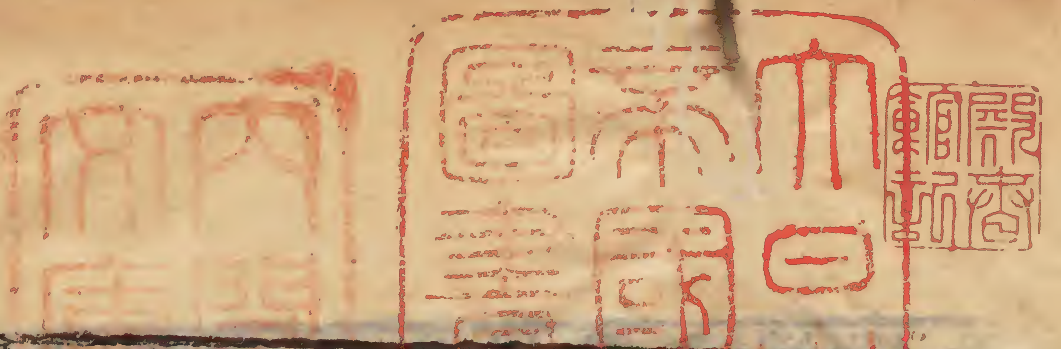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梁主旣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采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繫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開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戰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至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卽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八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洪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啟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

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管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曾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王梁祀九年二月自溢城濟江三月卽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啟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八慢祗獨益以嚴切

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大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
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屋位太子
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
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
魏尅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都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
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
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
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以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
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

關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
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
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
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
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
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年十三召為太學生龐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
暕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
又云徐郎燕頤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
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
疾映光為昂所見功曹曰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

綜出鎮江都復
三軍散走之才
入魏旬月位至
云之才大善醫
禮遇甚優從聖
言辯捷朝賢競
神武徵赴晉陽
書監文宣作相
金紫光祿大夫
兼圖讖之學共
政啟之文官聞
敵恐其有挾天
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王簿及綜入魏
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
可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
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救居南館
手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
聖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
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
書監加點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受
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各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
入悅時自婁太后及動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勅
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

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
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
唱禪代又戲詭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
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
手更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
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
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
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
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
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

下系經者熟當 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
化寧是又物至 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
之才曰蛤精疾 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
為剖得蛤子二 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
曰此人瘤也問 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
理故用之其明 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克
州刺史特給鏡 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
况忽不恒曾病 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
數丈亭亭 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
處湯方服 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遂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
勞發動整 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
武成小定 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竟川

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
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
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
不甚閒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王徵之才尋左僕射
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
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三家苦疾救獲百端由是遷尚書令
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
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
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
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
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

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
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
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
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
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
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
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
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
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
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
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

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
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
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
每歎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
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朱鈞

道

鄭嘏

魏川中圖書
氏庸印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
 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
 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
 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
 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
 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

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

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旣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益亦常理我

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燦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雀陵出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厲既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莊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以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

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遺愔從兄寶倚齋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至碣磔戍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

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
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
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
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
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
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姓名
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
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布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
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
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
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翹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

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
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
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
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
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
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
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
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
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
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
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
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

先諮決二旬而止仍召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
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
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
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
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
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
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
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
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
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
議不可今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
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竝將同

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
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胃約行酒至愔等
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
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
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
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歐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
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
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
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
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
帝側立常山王以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

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主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
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
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
萬死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
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
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
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
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
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
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
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
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

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
謠曰白羊頭尾秃殺癡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
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惜也角文
爲用刀道人誦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惜子獻
天和皆帝姑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
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
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
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
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
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
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

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并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持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頤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終

魏州中書郎
氏唐南陽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誦之 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邛

王松年

劉棹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
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
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皇州中書郎
氏唐南陽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詼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詼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性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自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汪封寧都縣男帝欲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

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脇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牌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詼之

詼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詼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詼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諛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
軍諛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諛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諛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
遺彥信敗諛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
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諛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王簿楊愔每稱歎云
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諛之雖年少不妄交
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清清河崔瞻為忘年之友昭
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以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
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向無所預代去日為吏人所
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

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
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
本不關預雖會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
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
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
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
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詣子方雅好學
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廬斐王松年等訟
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于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
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
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竝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妃令起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邛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邛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

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君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摺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邛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邛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邛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邛昆季六人竝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王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邛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邛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員丘縣幹遭母喪哀慕

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叩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又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

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竝有志節爲世

所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and 氏]

北齊書卷三十六

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北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詭倦方嘗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遫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原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景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

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頃軍元又所禮
必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
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一益益邵雕蟲之美獨步當
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表翻與范陽
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心華瞻深共嫉之每
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
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毋告
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之邵恐爲翻所害
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徵爲府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
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
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
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
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
顯於周夏一鬢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
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
享國長乂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
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
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

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
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
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閣之飾加以風
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
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
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
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
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
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
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
而有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
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自愚量宜罷
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
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
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
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
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
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明臣多守一
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頌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宗之世宗幸
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

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
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旨要吉凶禮儀公私訟稟質疑去惑為
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
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
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
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
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
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
對客或解衣覓蠶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
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
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
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

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手大笑性好談囊
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件事寡如甚謹養孤子怨慈愛
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
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
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大寶有
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終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七

魏收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稟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收與起居

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
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
詣門悛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
告之悛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
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
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
有賤生弟仲同先素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
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
諸妃主奇佞異節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
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
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
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

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
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
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
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
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王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
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爲隣國所重至
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通行姦穢梁朝館司皆
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
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
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搢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

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加以筆楚久不得志
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
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
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亦常欺忽季
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
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
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
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
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共載非收不可文襄敬收兼散騎常
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
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

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
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爲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
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
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
以爲體後神武人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
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
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
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
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
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
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

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候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晉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旣陷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

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一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
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
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
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
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
末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
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
卷凡二十卷續於終業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
例二十五序九十四後二表一啟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
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
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才兒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
史諸人祖宗姻戚多依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

者多沒其善徒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
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
休之曰無以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
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
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
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
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
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
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
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
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

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嘗爲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皆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

不同耳收曰往一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聖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天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勝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

魏收既忝証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姊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主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救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薨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奏事寤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立等詔詰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及廟號陵各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

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楊休之兼中書在京陽典詔詰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詰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等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士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
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
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
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譏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
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
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卑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
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

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
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毘輪船至
得奇貨裸然襦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
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
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
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
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
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
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
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北齊書卷三十一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
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
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
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
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
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
共山河同以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逮於厥
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
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
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厥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魍魅魂沉
徃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
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猷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

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
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
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
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
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
或躄乃喪其貞言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
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
覆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
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木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
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
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
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居德者畏其甚體直者懼其大道遵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
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
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欵器留後俾諸來裔傳
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
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
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
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王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
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
馬敬德熊安生權會賈王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
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
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
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竝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
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
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
舞文宣未歎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

及古同

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着孔嘲玎其辯捷不狗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

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

共與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

已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

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

刺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

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

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

等竝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

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

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

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川

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

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

西川忠厚
氏傳

西川忠厚
氏傳

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
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而之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
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
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
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
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以詣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水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
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尉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十
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赤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
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龍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耶耶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
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蝠送於建鄴歷宋齊梁

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
於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
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天選之職知名者數
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與者疎袁叔德沉密
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
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闕不遺考之前後銓
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貞
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
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
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

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
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
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
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
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
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贖便誦時年十餘歲濟
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起家貢外散騎
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
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
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
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
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
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
託迎立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
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
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
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
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斯濫至於士流恥
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
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雋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
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

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李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

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又難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

為尚書令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
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
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
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
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
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
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
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
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
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
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
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

祕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
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
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恩號趙行臺
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為特進封宜陽王
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
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死時年七十彥深歷
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日皇建以還禮遇稍
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
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年昭既執朝權群臣
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常謂王晞云若言眾心皆謂天下
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

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
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
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人
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
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沈敏有父風溫良恭
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艸隸雖與弟書
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和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
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
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
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崇子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

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 旭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

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

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

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

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

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

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

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

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

方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

神武親簡承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

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

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

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

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

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姝母轉黃門侍

藥川中圖書
氏周南甫

侍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治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

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元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心署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

逃封李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
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
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
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解
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庶于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
著作佐郎竝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
王思好史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
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
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
州刺史云

祖珽字季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
道逸少馳譽爲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

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乃侯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
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
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
至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
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
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博蒲調新曲招城
市年少歌儻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曹元士亮等爲
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
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
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
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自由
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

之際令子先宣教出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
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
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
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
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
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馬
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
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
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
秩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舍督成祖等作晉州
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

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
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
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
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
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
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
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
叔謹季璩等叔謹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與平陽公

淹今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

郎敷上密啓爲奉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奉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以克終士開曰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

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
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
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
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
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
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
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
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
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
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
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譟謠若爲有識所

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
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
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
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
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用知可如
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
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
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
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
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
及子俱係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
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

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旣行漸彼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察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尤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

封士讓啓告光及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
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季卿署名季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
婆云季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面奏具陳珽
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季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見帝令引
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
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
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
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
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
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
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
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
提婆議頗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
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
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
徵君瑜兒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
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
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
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
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季徵多才博
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
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
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

舊官名文 武章服竝
爲致治之方 陸媼穆
劾主書王子冲納賄
一并及陸媼猶恐後主
君瑜爲侍中 中領軍又

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詰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堙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鎬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追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乃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

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季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季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季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學有辭藻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瑱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瑱字安仁父

直後司馬子知執政

是子如姻戚數往參

瑾在鄴北宮共高德

祚趙彥深本子知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魏州中書

氏開中書

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

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

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

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

元文遙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

馮彌重又吏部銓

兼右僕射攝選示

命徹樂罷飲瑾外

折節下士意在引控

郎中將論事者逆

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

敏涉獵書傳為

須試令口陳了

加東宮管記又奉

世祖禪位後三世祖

心存正直令以後

卿事多祕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

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

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能

流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

言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日驕很子德載

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

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

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

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

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

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

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

自巡幸怪王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

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

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

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

意欲晉建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

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

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

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

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

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

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

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卽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
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
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
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
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
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
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
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
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
及位望轉隆宿心頃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並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濟州別駕及

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
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
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
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敕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
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
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
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
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
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
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

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時以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田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

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入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追卿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肱諧之遣侍中斛律季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平陽敕季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遇恩甚重且為季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邕懼那肱諧之恨斛律季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疆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官錢違限邕

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王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敕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
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
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
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
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一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
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
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
十三季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
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都督加
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
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
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
鎮據中潭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為
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
宗等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
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州刺史八年加驃騎
將軍進侯為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_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

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為賊貨解鄭州大理
止處斷未訖為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
擒刺史王彊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江城凌之五年授儀同三
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
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為水軍大都督從
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當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
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
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
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
中因使懷朔遇世亂因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
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

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王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聞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

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尅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攻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上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飲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

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令景和與如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敕使催促然始唐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為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昔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

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為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恩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敕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為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為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為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

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真武平
示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係祁連山因
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
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卽從爾朱
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
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
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
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
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
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卽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
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

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
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
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
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
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
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
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
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
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敗北征
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
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
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

壽為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
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救猛將三百騎覘
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賊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
一驍將超出來鬪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
刺賊落馬因卽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
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敕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
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
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
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
彥深以猛為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
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

荆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
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敕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
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
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為奉朝請自
積射將軍為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季莊之謀賜爵代郡公
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
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
軍天平初高祖以為行臺左丞尋除潁川刺史又為北揚州刺史
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為乾鄉男大
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
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

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
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
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卽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
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
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
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
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
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
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
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竝如故四年從討契丹
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
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

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旣多且所部軍人富於
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汗狼籍唯景
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
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
乾明元年轉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
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群臣於西園醺射文武預者
二百餘人設候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
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
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
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
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
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

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
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
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
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
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
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
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嘗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
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
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
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
永安君後爲伏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
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顥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

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
免自外同開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
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
簡擢補定州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
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
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
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
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
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
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

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
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
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
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
庶多思永業勅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
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
周人曰至尊目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
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
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
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
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未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
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
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潭城
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
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
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
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
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
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
以金馬碣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
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
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
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

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
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
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卽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
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
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
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
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闕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事未嘗
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
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
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
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
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
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
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
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
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

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
勸進范陽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信
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
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
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
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艸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魏州刺史
氏蘭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魏州刺史
氏蘭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李莊
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
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

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侶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不四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

辭雖係以墮墻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少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亨中書舍人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園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

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赦潛以為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為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兵所敗擁其王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泰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

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為奏聞仍上表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以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

以香華緣道流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
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
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
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為嗣士邃字子淹少為崔
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
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為中山太
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
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
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
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
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情
鍾會過而絕言吾心季蓋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為然武平末卒懷

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
中都水使者卒宮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
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籍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
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寔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順丘
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修竝為後進
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
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
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
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竝得優贈正
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
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
少為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為長兄道將讓爵由是

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
慈之魏尚書義信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訪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

南立冀州置郡縣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

人也世為三齊大士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訪少而清

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小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

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初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

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

慎甚為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為祕書

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

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兄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訪

訪諫以為不可由是忤心出為南充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

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換新

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于祿世門之胄多處京

官而訪二子拱搆竝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訪曰拱搆幸得不凡

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訪曰立身

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

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浹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攝揚州錄事參軍

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為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

兄觀仲竝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

葛亮之為人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

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辭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
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
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
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
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
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感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
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
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五年彼自破

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
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儀同三司都官尚
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
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
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
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
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
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
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
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
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
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

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

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為後來之秀幽州刺史

常景王延年竝召為州主簿魏季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

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

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

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

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

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

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

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

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

加鎮遠將軍尋為太保長孫稚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

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

為荊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為行臺又請為右丞勝經略樊沔

又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

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

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

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為大行臺復引

為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石上有隱起其

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于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

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

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

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
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及今
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
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
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
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
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
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
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
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
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
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
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
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
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
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太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
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
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
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
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
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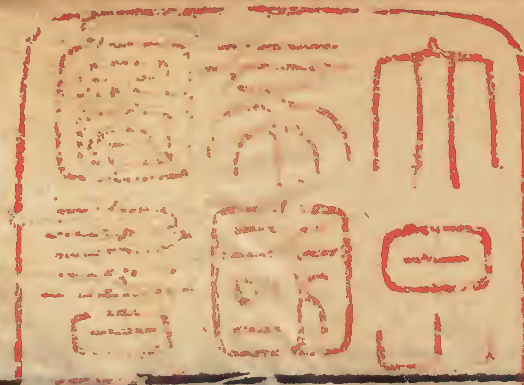
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仕
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
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
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
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
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
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
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
決收死後便動作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
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與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
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
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
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
農卿崔達掾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
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邵陸
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
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
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
世子辟强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强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
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
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王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
寡欲與物無競深為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
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
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
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
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
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
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修坐為首寮又是國
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
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為政清靖

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
出過詣諸州鄭克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
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
泣留連竟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還還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敘
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紀功德府省為奏敕報
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
書尋即真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
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
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
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
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

尋聿修常非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二地勞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饒遺一終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為兗州刺史別後遺送白一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



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為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竝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茲數公心安寵辱不爽不惠坐鎮流俗

